853
163

[illegible]入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
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
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

ガラス使用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息井反）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問洪範諸事。〔朱子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次之以八政。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次之以五紀。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

ガラス使用

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叅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前四者乃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洛

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則之。而為九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敘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為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為五事。三又次之。而為八政。四又次之。而為五紀。五又次之。而為皇極。六又次之。而為三德。七又次之。而為稽疑。八又次之。而為庶徵。九居次之末。而為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脩身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脩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

ガラス使用

蓋著久也。故為五十紀。五十紀則洛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俾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変。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總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変。隨事制宜。且盡其変於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変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

者。乃衆數之所由設。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太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変。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譏之。則陋矣。○【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叙。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閒。未嘗停息。故名五行。○【西山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夫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史氏曰】劉歆以初一曰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豈知洛之所出者。其數也。禹之所叙者。今之九疇也。箕子所陳。洪範則九疇之義曉也。○【張

ガラス使用

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〇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〇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脩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脩。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俱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兩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君所當嚮用以為勸者也。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君所當

威用以為懲者也。嚮與威。盖君心所畏慕而歆羨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〇徽庵程氏曰九疇圖説曰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皇極之所以立也。又謂成就此極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皇極之所以行也。又謂維持此極。竊謂在天為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為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為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為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居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皇極建。則乂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於上。否則三德失其宜。而威福玉食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亀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稽疑有不審。而亀筮臣民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乖而四時殊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為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ガラス使用

否則歛六極以厲民爲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矣京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大率之前四疇以立其体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寛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以参天地而賛化育矣此大禹則亀文以叙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爲天地人之宗主歟○**復齋董氏曰**董仲叙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粗若可信然其所配止於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爲說固已拘泥不通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缺其一而無所當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子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眉山蘇氏雖不若漢儒之鑿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張氏曰**福極之病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臨川呉氏曰**数之初爲一一爲洛書文之在後者一之次爲二二爲洛書文之在右前者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稟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数之二二之次爲三三爲洛書文之在左者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配数之三三之次爲四四爲洛書文之在左前者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紀配数之四四之次爲五五爲洛書文之在中者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極配数之五五之次爲六六爲洛書文之在右後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曰遷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故以三德配数之六六之次爲七七爲洛書文之在右者德雖應変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决者必須謀之鬼神故以稽疑配数之七七之次爲八八爲洛書文之在左後者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徴配数之八八之次爲九九爲洛書文之在前者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向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

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
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
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蒙休
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
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為九疇
之終。○【陳氏雅言曰】此大禹因洛書之數。而敘洪
範之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
次九。此神龜所負之數也。曰五行。曰敬用五事。曰
農用八政。曰協用五紀。曰建用皇極。曰乂用三德。
曰明用稽疑。曰念用庶徵。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大禹所第之疇也。蓋數之出於天者。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五居中。
此自然之數也。大禹於此。見其數之一二三四五。
則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當之。見其數之六
七八九。則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當之。夫五行五
事八政五紀皇極。固非至是而始有。三德稽疑庶
徵福極。亦非至是而始具。特聖人因其數而叙是
疇。以立萬世為治之法。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
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

ガラス使用

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朱子曰五行之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問水火木金土竊謂氣之初温而已温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時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呉斗南説五事庶徵皆常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火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之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問如何是金曰從革是從人之革否曰不然是或從或革爾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序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

ガラス使用

変而体不変。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做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体不変。○從革作辛。是其氣辛辣。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陳氏雅言曰此箕子所衍之疇。此一字與初一之一字不同。初一之一乃洛書之數。此所謂一乃次第之辭。箕子於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言五行之辭總之。蓋自中之綱也。○介軒董氏曰太抵天地之間。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摠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之質。形於地。是以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為春夏秋冬。土寄旺於四季。而名曰冲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為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具於人身者。為仁義礼智信。質者。其

粗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徽庵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体。八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体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体對立。其用循環。○陳氏経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序。蓋有生於無。著生於微。自無而有自微而著。五行之体。水為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火次水。木則性實。故次於火。金則体固。故次於木。土則質廣大。故次於金。○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即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漑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

ガラス使用

宮室器用也○【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為二五行以土穀合為一○【陳氏雅言曰】曰者本然之体作者修為之用○【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董氏鼎曰】草木之實多酸雖其者至乾壞亦酸木撩齒酸之説恐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乂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弥遠者弥外弥近者弥

ガラス使用

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声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礼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呉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

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乂。謂理治○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都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西山真氏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之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汩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此出。信哉○【勉齋黄氏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体。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体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胎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

ガラス使用

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体便能有声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為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瞶。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雖然易是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徽庵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待而為体。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体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体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桉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五行五事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

ガラス使用

之效。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於肅乂哲謀聖矣。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体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体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又按五事以思為終。四勿不言思〔真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或曰動兼貌與思而言貌是動於外思是動於內引程子動箴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以證之。愚以為五事自五事。四勿自四勿。不必牽合強說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唐孔氏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為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

ガラス使用

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陳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為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舉而後外治興故次賓師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已征之故師終焉○呂氏曰衣食足則教以祀所以報本反始教已行乎其中矣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為外治○毅庵程氏曰食貨與土亦出於五行皇極之政必先有司三卿率庶官以理其政者也○臨川吳氏曰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蕃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既得安居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以導其善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此八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八政之目自一曰食至六曰司寇此治內之事也七曰賓八曰師此治外之事也治內之事則必致其詳治外之事則不過兩端而已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

ガラス使用

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孔氏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晦朔日
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敍氣節十二辰以紀日
月所會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敬授民時〇〔唐孔
氏曰〕五者為天時之經紀也〇〔陳氏曰〕五紀即堯
典羲和所掌者〇〔徽庵程氏曰〕五紀四經而一緯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月日星辰經也曆數者推
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為曆者也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緯也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
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〇〔臨川吳
氏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
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
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
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
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
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
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

以驗天之躰也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
歴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之
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遅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
是為曆數之紀〇〔陳氏雅言曰〕紀者如綱之有紀
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
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月之纏故
居三星者在天之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四者
皆係於天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
雖有遅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
紀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
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
不著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
於天者也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曆數此人
事之所
不可無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ガラス使用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朱子曰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

ガラス使用

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
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皇只指人君。
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但緣聖人做得
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
故雖不協於極者。君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
好德者。亦錫之福。○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
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
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
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
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
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
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
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
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
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
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
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
而無統。○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歟。

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
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
亦此意。人君先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
極為大中。則與五事似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
大中之正五事。猶相通說。今之所謂皇極者。只是順
從無所可否。○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
為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是含糊
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略略做
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極盡也。因指前面
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
中央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
看著。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
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
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
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
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
見。蓋皇字下從王。○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之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歛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矣 ○ 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体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 ○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

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

ガラス使用

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蘇氏曰至而無餘之謂極。○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曰皇極居中。上總八下貫。與八疇為九。○徽庵程氏曰皇極者。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新安陳氏曰五行之統會者五居中。固合五行之數。而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五性亦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以五行之理統會之也。皇建其有極者。君尊為天子。德為聖人。能建實有之極。以為天下之標準也。有極當偕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者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

有言之。曰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即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第九疇之五福。豈捨皇極疇中所斂之五福而他有所謂福哉。錫汝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九峯蓋用父說。而畧師說。蓋師說有析錫汝與保極為二義者。然語錄一條。又與蔡說合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

ガラス使用

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朱子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斯至極之標準也。○新安陳氏曰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時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綱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便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陳氏雅言曰人君在上。而能不忘之以大公至正之道。則臣民在下。相率而爲大公至正之行。此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者也。作極與建極。大畧相似。而微有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匡直輔翼之意。提撕警覺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設施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

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朱子曰〕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〇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于大戾者亦當受

之而不拒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〇〔陳氏雅言曰〕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此其好善之誠見於色辭之間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求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

ガラス使用

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〇〔新安陳氏曰〕煢獨。如云孤寒。指民言。（高明。如云高明之家。指人言。）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行去声）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好去声）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音孤）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朱子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

ガラス使用

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凡厥正人。既冨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厥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之一節。是廣大以奬進人才。此之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說。引康誥惟厥正人。以為官之長者。為安於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相協。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為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福。皆為有位之人言。然於此三

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為民言也。則錫雖錫。為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太意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之。於有位之人。好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又按朱子欠分別民人。三德嚋人頗僻民僭忒。其證甚明。○〔陳氏雅言曰〕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此富之祿之。雖所以為君子計。而實所以為斯民計也

無偏無陂。（音秘）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去声）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去声）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音駢）無反無側。

ガラス使用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音現）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音扶）歌詠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朱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〇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反覆說。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ガラス使用

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〇〔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平平。坦夷之意〇〔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〇〔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十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〇〔呂氏曰〕會如會衆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〇〔唐孔氏曰〕天下歸仁焉。此歸意與彼同〇〔新安陳氏曰〕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於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於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〇〔陳氏雅言曰〕會其極者。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極為一也。歸其極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為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朱子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〇〔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贊歎之辭〇〔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

ガラス使用

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九疇曰此皆非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数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耳。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陳氏雅言曰〕聖人在上。旣建極而以身教於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於天下。蓋身教者示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使其歌誦吟詠而得之。二者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為至常。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於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異於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乃天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者。其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朱子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

ガラス使用

書也。歷於天之所以錫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試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居中。而不可直謂之中。中之得名。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名之義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俾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呂氏曰〕此與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庶民不可視為空言。必當踐行此訓可也。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陳氏雅言曰〕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於有查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則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於有昏翳者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潜者。沉深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抗音）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

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朱子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皆治也。言人資質沉潜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張氏景曰】三德。馭臣之道。見下文。○【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三德乂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新安陳氏曰】習俗之偏。以彊燮言。氣稟之過。以沉潜高明言。○【毅庵程氏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以政治之。其二以教之。

自治也。○〔臨川吳氏曰〕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

惟辟（必益反）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

以操縱三德、而爲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王威之不可下移也。○〔陳氏經曰〕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難於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之元成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音特）（去声）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也。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去声）、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

ガラス使用

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新安陳氏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〇〔孔氏曰〕考正疑事。當選擇卜筮人而建立之。使爲卜筮之事。〇〔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傳。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一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朱子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

ガラス使用

亀皆具此理也。蓍短亀長者。謂亀惟鑽灼之易。而蓍有扐揲之煩。亀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亀。用二即蓍。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朱子曰是如此。○胡叔器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体。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体皆乾。是一貞。外体八卦是八悔。餘倣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既。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西山蔡氏曰。內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見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見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朱子曰。衍是推。忒是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行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躰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躰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

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衍義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爲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爲主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唐孔氏曰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礼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杜註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徽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固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於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礼卜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以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

ガラス使用

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然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太同之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亀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亀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子曰】此條亀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亀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ガラス使用

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
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陳子
曰〕此條龜筮皆逆而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王
氏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群臣以序進
而天子親問焉○〔張氏曰〕決疑主於蓍龜故進於
卿士庶民之上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
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
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與龜筮同也○〔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数在躬敬能承
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
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歷○〔呂氏曰〕五者之中三
從三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
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
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
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

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又不
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三公及卜筮從故亦
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
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
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我與臣
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
從終未免於人為龍而不為則吉動則為凶矣此
義至精微雖天下擧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
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
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
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
〔董氏鼎曰〕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
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默成於胸中而人
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專意而行故卜之
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

ガラス使用

事。而不懼與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呂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己不從。亦有己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是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之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若然無所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音郁）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徵驗也。廡豐茂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火遠反）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

ガラス使用

乃生數自然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朱子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况人主乎○五者備叙則庶草滋蕃豊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説謂是歳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五者之義自王省惟歳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説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礼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以仁義礼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説只與古説無異但謂有以歳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恐可更推之○問吳斗南説如何曰韡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恁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而成寒陰陽吹嘘則成風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為之備謂皆有而不缺叙謂應期而不紊亂○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謂風生於土囊之口及

ガラス使用

太塊噫氣。其名爲風。諺謂之風爲土氣。豈不章明矣乎○〔蔡初王氏曰〕按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序與五行五事相符。引諸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陳氏之說補極合造化。○〔陳氏雅言曰〕庶徵之效。獨言庶草蕃廡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爲易感者也。觀庶草之徵蕃廡如此。則大者可知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澇去声水淹也）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陳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一些子不得。無一些子不得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

應感之徵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朱子曰今人讀書麁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体識如何能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與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体察是有此理如王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牽易以為此謂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髣髴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

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恒暘恒燠恒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不既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林氏曰〕五者中節爲五福之證不中節爲六極之證未備以敍非其自作是君休嘉之證也極備極無亦非自作是君咎過之訐也休咎在此而徵驗在彼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微則不可不自省也○〔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爲狂狂則蕩故常雨若乂之反爲僭政不治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暘若哲之反則猶豫不明故爲豫豫則解緩故常燠若謀之反則不深密而急躁急則縮栗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爲蒙〻則冥甚其心思無所不入以蔽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変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変而卒能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於君一念之微○〔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彝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自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亦非鑿歟○〔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君之失適以啓其君之惑

曰王省（省悉井反）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ガラス使用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
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
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
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陳
子
曰〕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
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問王省惟歲三句
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林氏曰〕自五者來
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以下
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後爲五紀一
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爲九實更相經
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新安陳氏曰〕
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
終受群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一
說但王卿尹省休咎於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

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
徵以歲故王乃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
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
咎師尹微比卿士不言省蒙上文也歲統月月統
日猶王之統卿士卿士之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卑
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實行乎歲
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
見矣五者恒若則日月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
氣行乎候之中非
氣自氣候自候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

ガラス使用

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朱子曰】此覆說時之徵。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兼臣道。臣行君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以致。反是則為咎徵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去声下同）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爲九

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星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狥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矣（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顯**朱子曰**家用不宜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謬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盖二十八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

ガラス使用

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諭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好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唐孔氏曰】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經箕多風。傳記無其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西山蔡氏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也。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予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新安陳氏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

ガラス使用

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日食議中有曆與占之説甚精○【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去声）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大好者為先【孔氏曰】壽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言之未必有正文○【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其命者向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

ガラス使用

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〻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爲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耉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戩穀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貧者。富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

德之反。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王氏炎曰年未六十而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顏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爲福。賤者未必爲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毅庵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ガラス使用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横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朱子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爲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個皇極。或此邊減却一個。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参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耳。今即以皇極爲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說夏唐老九疇圖。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敷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於善。或牽引

ガラス使用

2097

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息齋余氏曰〕六極大率五福之反。好德無反者。求在我者也。○〔董氏鼎曰〕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脩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叙九疇。九疇。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之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彝倫哉

書經大全六卷畢

ガラス使用

853
163

ガラス使用